

可是那認真不苟的神情，和潔爽俐落的演算式子，令我驚愕良久。記者還在文末補上一句：「他的父親爲了讓他均衡發展，請老師教他畫畫。可是他卻畫得一團糟。」我也看了他仍留下的一大疊七彩繽紛的童畫。或許是補償作用的因素，某至今對我的畫一直亂讚嘆一把的。某的離棄數理，我的被文學拋棄，都是當年慘綠腥紅的我們未能預先料到的。如今他走醫學的大道，我走藥學的大路，路不大同，但，每一條路總是要走過才會知道；其實有些看似坎坷的道路，結果卻通向最美好的未來。我和某將很難得再後悔了！

某的家一度在靜和醫院隔鄰。那也是好久前的事了。下午的風沙很大，聽某拉小提琴。細細的竹簾，透進午后暈朦的光線，只記得琴又破又舊，缺了條弦，可是某竟然拉得出曲子來，雖然陰澀中融入了淒涼。那時候他失去父親。我一直不敢問起這件事。後來，又聽過幾次某的琴聲。不知爲何原因，某拉琴老是背對着我，我因此也就縈繞着更多他的背影。背影總像隔世。某彷彿懷抱着大大小小的孤獨，而我偏想引走他的寂寥：兩個月前，見面了，我拿著琴請他拉奏「慢訴」一馬思聰的曲子，他起初執意不肯，後來方纔勉爲其難答應。可是，可是琴聲已漸漸失卻往常的醇美；琴聲隨着某的封琴而憔悴！唉，生活翻轉折騰了無數，終於破壞了某與琴的感情。「小提琴之咽」一文，某和我在高三時同在教室佈告欄的副刊看的，那個蒼白年輕的小提琴家，遭遇亂離悲愁而不再有音樂爲伴；這又讓我想起了什麼呢？

某的家已是搬了三次的。愈搬愈小，家門口的胡同也愈彎愈窄，環境不甚清靜，夜裏牌聲不斷，貓群又多，喵喵嘈雜。不過依然憶來溫甜。大全街的夏日，躺在某家那涼涼的樓房地板上，談

論宇宙的邊緣和奧秘，質子、中子內容物爲何，及老氣橫秋的「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」的老莊哲學；練武路梅雨的下午，坐在某家那更小的房間，飢腸轆轆吃冷便當和熱騰騰的水餃，看那淌下玻璃窗的一些雨水；夜晚，倚著綠川橋欄，老柳如蓋，水氣煙濛，（如今不可復尋）。這種遷居的滋味，大概頗似飄泊吧！學校科學展覽時，曾幫某設計版面，坐在地上東塗西抹，又敲又打，我們嘻嘻哈哈多樂；中午時，幾個同學拖了幾下地板，便把拖把、水桶橫七豎八擺著，窩在甬道角落聊天去也，某當衛生股，他脾氣好，與我們同愛沒有午睡的時光。

是的，曩昔無數無數的氣盛和輕愁，同那日曆一起撕掉，可是「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」直把我推回過去一閃着金光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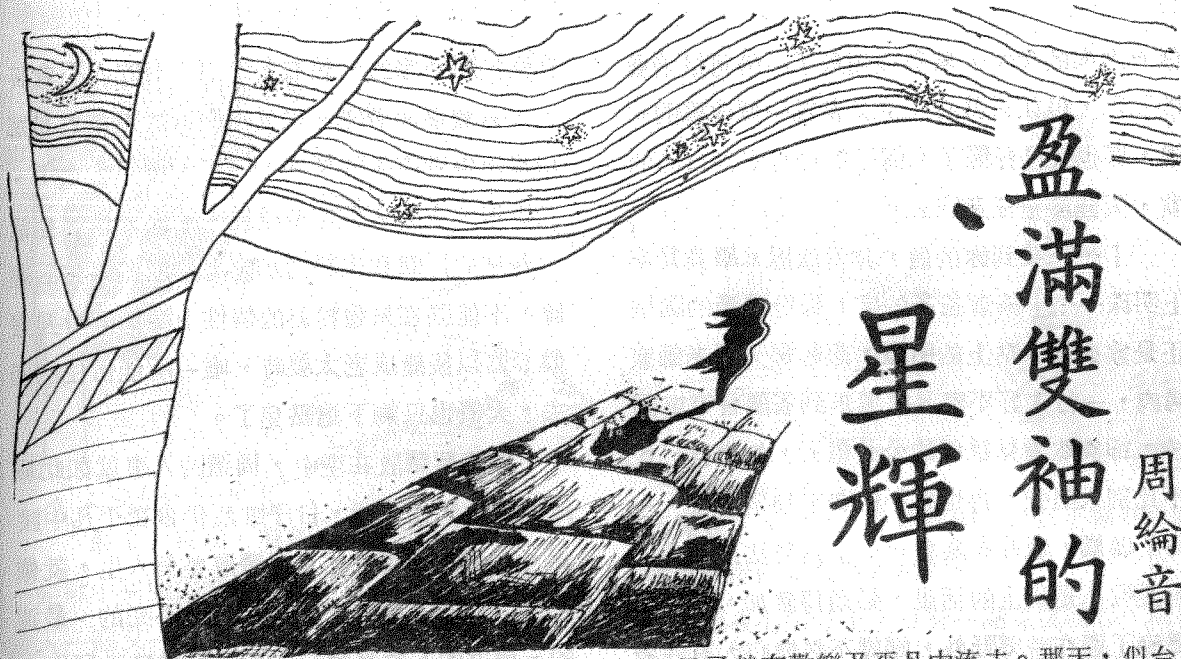
● 後記：大一時，曾爲了寫某，絞腦嘔心，但終不成章。兩三年過去了，徬徨西；哀樂歲月如逝如流，現若不寫，勢必遺留一段缺憾！人生本如朝菌蟪蛄，蜚啼於秋，蚊作雷於夏，我豈可呆若木雞。

化石年代

嚮導帶遊客參觀一所博物館，對遊客說：玻璃櫥裏那塊化石已有兩百萬零九年之久。」

「你怎麼把年代說得那麼精確？」有人用羨慕的語氣問他。

「容易得很。」嚮導回答：「我在這裏工作了九年，我剛來時這塊化石已有兩百萬年的歷史。」



盈滿雙袖的 星輝

周綸音

知道這有點兒瘋狂，但我們仍然決定這週的主碼戲是吃喝玩樂，及找人聊天。

如果，一個女孩真等於五百隻鴨子，那麼兩千隻鴨子在校園裏呼嘯來呼嘯去，恐怕聲勢也真夠嚇人。然而，卻沒有什麼能拴住我們年輕的心，享受著可能是短暫的相聚時光，是我們目前唯一可做的事。

一天內踏入簡直是爲我們開設的冰店不知幾次，紅豆加檸檬早已使老闆對我們的印象深刻，但讓我們在晚上十點二十五分才狂奔回宿舍的因素，卻是那偶而會有方芳唱歌仔戲的彩色電視，彼此嘲笑水準不夠是常有的事，但也沒人想去拾起偽裝的矜持，畢竟能坦誠相對的人已經太少，於是當某五百隻鴨子穿著大紅配大綠時，我們會給予熱烈的讚美加上哈哈。

夜裏，必須要反省一下白天的行爲，吃得太多是得付出代價的，扭扭、恰恰都是贖罪最好的工具。不幸的是，總是固定有個人會先不支而姿態優美地躍上床去，剩下被過量咖啡產生的奇效折磨的人只好半夜三點在走廊上散步，細數還有幾間寢室仍是燈火明亮，或者說些鬼故事把自己嚇進睡夢裏。

日子就在歡樂及平凡中流去。那天，似台北特有的絲絲細雨使人格外懷鄉，但健言社冒雨東海夜談的念頭又提高了我們的興緻，再也沒想到結果卻是被請進咖啡店裏，人手一杯高消費額的飲料和不時傳來傳去的六斤蕃茄。嘻笑打諢扯開了話題的序幕，氣氛落入閒閒的暖意，開始有人談起被淡忘的往事，觸及久已不曾撥動的心弦，發現有時封塵的過去反倒能促進人與人間的坦誠，於是由陌生瞬間轉爲熟悉，而距離也拉近了。細數半年來的悲傷及快樂，好多原以爲放不下的事也能淡然得令自己驚奇；雨在窗外仍密密地落著，卻不知怎麼突然感覺雙袖盈滿星輝，滿足後的疲憊延緩了歸去的脚步，真摯的友誼鑽入心底，才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。

希望和一個久不曾談話的好友交通一下，早已是日日夜夜企盼的事，驟得的機會，使得灰暗的天空竟也剎那間一晴萬里，謹謹慎慎的字眼，無法說出心中真正的感覺，怕是不經心的誤會，又加深彼此的鴻溝。不能再像以往般開懷的暢談，是什麼使得瞭解對方如同自己的人形同陌路？也許一些似是而非的疑慮，伴著自

傲及內向的個性，無奈地扼殺了一份可以培養的互信，但如果真有人視交友為一個沈重的包袱，那也就只好罷了，倒不如仍是唱著自己的歌，天涯海角任意飄去。

「……接到妳的信，非常欣慰，畢竟是掌上明珠……」捧著爸爸的字，那份濃濃的關懷正是家裏為我點上的明燈，想起那天到老師家烤肉，一行人好不容易摸黑走到省議會等車回校，卻突然看見綠色的公共電話，知道自己並不比別人堅強，再也忍不住要來幾個銅板，一聲「媽媽，我在省議會……」就無法接下去了，是啊！是班上的活動，必須得參加，所以這麼晚了還在荒郊野外，媽媽不必擔心，有許多同學作伴的，大家都很好心，彼此照顧，不會有危險，下星期我一定會回家，不要掛念。放下電話，心裏仍是滿滿的家，如果現在搭的車

老童生該死

從前在科舉時代，縣試考取者謂之秀才，考不取者，統稱為童生，雖年至六十，也不例外。清末有老童生某，於試卷之末，題詩一首，備述苦狀，希望主試官憐其老成，而成全其苦志，不料學使閱完卷子，拍案叫絕，因援筆批數字於後，仍擱斥之。

原詩曰：「老童接筆淚漣漣，」批曰：（愛哭）「窗外讀書四十年，」批曰：（未必）「今日憲臺仍斥我」批曰：（當然）「回一命到黃泉。」批曰：（該死）

是直接開到家的，該有多幸福！有的人不會長大，只會逐漸蒼老。家裏牽引我的力量，是那份從出生就產生的情感，一年、兩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永永久久不會改變，離家求學、生活，外來的打擊和未料的折磨，只能刻深生活經驗，不能強在未曾粉飾的個性上塗抹圓滑及虛偽；當以後變成老太婆時，唯一所能留住的過去，大概也只剩下這點兒了。

似棉絮飄散在空中，周遭的人事就如此織織密密地網住了我，日子雖然仍會在平凡中渡過，生命所獲得的已足以豐厚整個人生，就像盈滿了雙袖的星輝，最亮的、最不亮的、最遠的、最近的，我都會記取，為這段日子留作一個最深的回憶。

最後要謝謝一個好友，逼我改了寫好就撕的習慣，今天，才有這篇稿子的完成。

頌詩驚人

某日，某翰林的太夫人壽誕，曉嵐前往道賀，眾人唱詩稱頌，輪到曉嵐，他高誦：

這個婆娘不是人
闔座大譁。

曉嵐不慌不忙接吟：

九天神女下凡塵
眾人才始化驚為喜。

不料曉嵐又吟：

生下兒子去做賊

某翰林聆後滿臉不悅，眾人又是一楞？！

但見曉嵐若無其事的朗聲續吟：

偷得蟠桃壽母親

使主客們的心情：乍驚乍喜，忽惱忽樂，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

于稚敏

靜謐的夜晚，有如一首赤子之歌，而繁星是歌中甜蜜的音符。低吟著，流連著，總是使人一遍又一遍地，懷念著兒時玩伴及童年時光。祥和的樂音便在不知不覺中，凝聚成填膺的溫馨。

記憶中兒時的夜，是悄悄地，慢慢地披上大地；而星子卻在霎那間「唰啦」一聲，灑得滿天盡是，就像那家頑皮的孩子不小心打翻了母親的首飾盒，倒了一地的碎鑽一樣，夜就從此熱鬧起來。然後，一個接一個亮入心坎的童年故事也開始滋長。

小時候，老家前的小山路沒有路燈，所以只要是晴朗的晚上，月光和星光便成了我們知心的伙伴。我們喜歡在黃昏時刻，等待著第一顆升起的星星，每次總是那顆最亮的星先出現。大人們說，那是顆「賊星星」，因為夜晚是他「幹活」的時候，當然得起早些。後來我們對這顆星星便刮目相看了，總覺得它的光彩單獨地映在將暗不暗的灰色天空中，真有些詭譎神祕呢！它並沒有孤單太久，因為轉眼之間，天全黑了，所有的小星星都蹦出來。記憶裏，那時候的星空特別繁亂，擁擠的星群像要淌下來般，孩子們個個仰著頭拍手歡呼：「一閃，一閃，亮晶晶，滿天都是小星星……」；而大人們早已擺妥躺椅，小桌、點心，圍在一塊兒聊

天賞夜了。他們上下縱橫的談得好不愉快，我們也東南西北地跑得起勁。

夏夜的山坡上，沒有一處是沈睡的，輕靈的螢火蟲閃爍地穿梭在夜幕中，小女孩們興高采烈地追逐著牠們，忽東忽西的，不一會兒便氣喘吁吁；花草含首默吮芳香的露水；孩子們傾身細聽朱爺爺的「現代說書」：「孝子閔子騫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美人魚」……一點一滴也全潤活了幼嫩的心靈；看不見的蟲兒們，不分軒輊地鳴叫，那聲音卻十分和諧悅耳；小男孩們也正「夜間作戰」地不可開交，跑呀衝的，往往二人相撞掉了牙，免不了抓回家「修理」一頓，重獲自由時，仍然親愛地玩成一堆。在如此的夜裏，沒有理由不享有和平與安詳的偶而，我們這群孩子也會壯起膽子，跑進附近一間有名的「鬼屋」中探險，那是一棟擁有偌大的庭院和華麗建築的巨宅，荒廢已久。在星兒們嘲笑的眼神下，我們戰戰兢兢地魚貫進入，突然朱小弟不見了，大夥兒嚇得衝出屋外，縮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為據阿花弟所說，在黑暗中有「一隻手」把朱小弟拖進去了，沒想到，就在大家驚慌失措的當兒，但見朱小弟和二位較大的孩子，有說有笑地走出來，原來他們也是來「抓鬼」的，誤把朱小弟當成「鬼」了呢！